

□ 石铭政

电影《吾爱敦煌》——

坚守与传承

□ 阮青 朱云阁

近日,电影故事片《吾爱敦煌》在全国公映,迅速引发业界和观众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影片以“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以及她的前辈、同辈、后辈等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为表现对象,高度颂扬了几代知识分子“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精神,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历史人物传记片的创新。



吾爱敦煌

个体经历融入历史

影片以樊锦诗的第一人称视角,架构起莫高窟深邃的历史时空。樊锦诗第一人称的独白,娓娓道来,犹如一首散文诗,营造出深沉的意蕴。同时,主人公对于理想、事业、爱情、家庭的种种情感和选择,包括个体的生命体验,也深刻地融入敦煌莫高窟的历史发展和沧桑变迁之中。樊锦诗作为女性个体,有着区别于男性的独特观感与认知,事业的抉择、家庭的责任,无不显现出女性的美学特征,体现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影片中莫高窟259窟,有一尊微笑禅定的佛像,被称为“禅悦佛”。这尊佛像仿佛一个隐喻,不断地闪现于樊锦诗人生的不同时期,在这些人生阶段中,她经历着生命的苦乐考验:纯真的青年,植根理想,但又伴随着青春的寂寞,默默忍受与爱人19年的分离相思;繁忙的中年,在事业的坚守中饱含对家庭、对子女的牵挂;20世纪90年代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面对市场的冲击,她承担着莫高窟保护研究、发展利用、传承弘扬的重大责任,于是就有了“数字敦煌”和敦煌莫高窟考古报告的面世。

创新影像表达方式

影片在影像的美学表达上打破了纪实与剧情的界限,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电影,《吾爱敦煌》

的创作始终建立在真实的人物故事基础上,保证了影片的纪实性底色。同时,主创人员在尊重历史和人物真实感的基调中,进行了艺术化的审美表达,以纪实、剧情相结合的方式塑造出有血有肉的“敦煌的女儿”,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整部影片以樊锦诗为原型展开,对她在莫高窟的经历进行了纪实化呈现。一方面通过樊锦诗画外音独白的方式,讲述她1963年来到敦煌的历史往事;另一方面,利用留存下来的有关敦煌和莫高窟文物工作者的老照片,以及纪录片片段表现出历史的真实。在影像的呈现上,注意写实与抒情的相互熔铸,达到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例如,遭遇困境的樊锦诗来到常书鸿的墓前,耳边又回响起与老院长初遇时所受的教诲:“年轻人让自己成为一道光吧,照耀着莫高窟,这样的人生态度,大也,圣也。”这组声画蒙太奇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画面左幅是樊锦诗面向远方眺望的特写镜头,而画面右幅,在画面右幅,一帧帧老照片以滚动播放的方式表现一代代文物工作者对莫高窟的修缮、保护,在构图和影像上实现了对历史真实艺术化表达。

除纪实的部分外,影片用剧情的方式再现了原型故事和人物细节。不少场景重现了过去科研、修复工作的艰苦环境:住土房、睡土炕,喝咸水、吃杂粮,蘸水钢笔、绘图纸……也有不少场景反映文物保护工作的不易:比如,樊锦诗让出自己的房子挽留想离去的回鹘文研究专家;面对不喜欢数字点云图、喜欢宋代文人画的年轻同事,樊锦诗请他到家里吃鱼,耐心安抚……这些情节的设置既真实又感人,也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境。影片结尾处,樊锦诗本人的出镜完成了当下影像的融入,其扮演者陈瑾走过剧中与老彭牵手散步的桥,镜头切换到人物原型樊锦诗从桥上走过,影像表层传达的是时间的更替,内里蕴含的则是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保护者的坚守与初心。随着音乐的奏起,片尾字幕部分,扮演者陈瑾与樊锦诗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的影像处理,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



对话,这种超时空的结构方式成为影片的一大亮点。

塑造莫高窟人群像

影片以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为焦点,展现了敦煌千年历史的壮美与厚重,同时以樊锦诗为中心,塑造出一代代保护莫高窟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莫高窟人群像。几十年来,这些人来到敦煌,他们是大学生、是艺术家、是专家、是学者、是技艺精湛的匠人,也是朴实无华的工人,他们在莫高窟度过了青年、中年和老年,把一生交付给了敦煌,成为敦煌的儿女。他们是:常书鸿,他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坚守敦煌,被誉为“敦煌保护神”;段文杰,致力于敦煌莫高窟壁画的临摹和抢救工作,守住了敦煌的根脉;樊锦诗,致力于敦煌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以数字技术对莫高窟文物进行精准复原,实现了“数字敦煌”的重大设计和构想。还有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是彭金章,是李云鹤,他们默默守护着莫高窟。从这群立体的莫高窟人身上,彰显出对历史的坚守和文化的传承。

择一事而终一生,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既是樊锦诗的人生坚持和生命智慧,也是莫高窟人的信念与执着。(本版图片均为电影《吾爱敦煌》剧照)

经过5

年的筹备和打磨,由峨眉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甘肃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出品的电影《吾爱敦煌》与观众见面了。这部当代英雄人物传记影片,用现实主义描写手法,以樊锦诗的经历为主,讲述了常书鸿、段文杰、李云鹤等为代表的敦煌莫高窟人为敦煌文化保护研究、传承弘扬、开发利用所做出的非凡贡献和生动感人的故事。影片集中演绎了一个“爱”字,把他们对敦煌、对莫高窟的深情厚爱展现得淋漓尽致。

血浓于水的爱

影片中,常书鸿说:“为莫高窟这个不朽的老人当一辈子儿女,不枉此生。”樊锦诗说:“赡养老人,是我们做儿女的天职。”一脉相承的话,说清了他们对敦煌莫高窟之间的关系——血浓于水的爱。

影片客观还原了历史——小板凳、大棉袄、手电筒、放大镜等富有年代感的服装道具和妆容;钢笔头磨细做蘸水笔,手绘考古测绘图等令人动容的情节,生动呈现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敦煌莫高窟人如儿女般对莫高窟这位“老人”所付出的深情笃爱。白发苍苍的段文杰在洞中坚持临摹壁画,满头银发的樊锦诗在电脑前孜孜不倦研究……一个个特写镜头,把这种爱的深沉、爱的刻骨铭心,深深融入了观众心中。

“儿女们”的挚爱,让莫高窟充满活力地走向世界。从敦煌莫高窟考古报告的出版到数字展示中心的建成,樊锦诗的学术和事业经历了数次飞跃,这也是爱的飞跃和升华,为敦煌莫高窟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片尾,影片中的樊锦诗从宕泉河桥上走着走着变成了现实中的樊锦诗,樊锦诗本人的出场增强了影片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成为一大亮点。在闪回中,青春的樊锦诗与老年的樊锦诗形成鲜明的反差,但脖子上围着的,象征着对敦煌炽热的爱的红围脖没有变。在片尾樊锦诗说:“我感谢大家让我担任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这样我就可以不离开莫高窟了,我也离不开莫高窟。”这份对莫高窟始终不渝的爱再了然不过了。

痴心守护的爱

影片以樊锦诗第一人称作为回忆旁白,简洁精练,起到了穿针引线以及解说词的作用。在解说者低沉有力的声音中,透露出一种沧桑之感,这与樊锦诗的经历和莫高窟保护研究的过程相辅相成。影片着重叙述了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之后的经历。

影片塑造了樊锦诗刚毅坚忍、果断干练的形象。面对侵蚀风化严重的洞窟,她选择果断关闭;面对洞窟要进行现代修复装饰的提议,她说“历史不能随意改动”。在她看来,莫高窟是一个整体,石窟与河流、山体、树木等周围环境是一体的,一草一木都不能随意动,任何损害莫高窟的行为,对她而言都心如刀绞。

曾经对电脑一无所知的她,却敏锐地意识到数字技术的重要性,下决心走数字化科学保护、合理利用之路,观众看到的是一个老人的智慧才干和与时俱进。

点点滴滴的爱

影片中,当她遇到困难或烦心事的时候,或独自在洞窟里一坐就是一天,或去常书鸿墓前驻足而立,或在三危山下凝视着莫高窟。

她懂得用爱去凝聚人才和前行力量,给临摹的同事送咖啡提神,邀请同事们去家里吃鱼。为了留住专业人才,把分给自己的一套在兰州的房子平价转让给了年轻同事。更多的是创造条件让大家做喜欢的事或项目。

随着莫高窟的办公条件、研究设施不断改善变化。球幕电影院里游客望着莫高窟穹顶精美壁画时的惊喜和兴奋,就是对她和团队爱的付出最好的回报。

情真意切的爱

影片用镜头语言,描写了樊锦诗聚少离多的

家庭生活和与彭金章的纯真爱情。“彭金章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男子汉。”“他在武汉又当爹又当妈守着孩子,我独自在这里守着莫高窟。”“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儿子大民希望她在家做一顿饭招待他的同学,“因为吃了你做的饭,同学们才会相信我是有妈妈的。”这些日常生活的点滴折射出樊锦诗舍小爱、为大爱的精神。

在影片中年迈的彭金章吸着氧气躺在病床上,满头白发的樊锦诗在旁边的椅子上陪伴着他,一幅幅两人年轻时青春飞扬的闪回镜头对比相映,令人感慨。在彭金章临终前两人深情相拥的镜头,更令人感动。

影片给予彭金章的笔墨和道白不多,但他的形象很丰满,观众深切地感受到樊锦诗的辉煌与他无私的爱和默默奉献是分不开的。相识未名湖,相爱塔山,相守莫高窟,19年的分居没有冲淡他们的相爱,两人在三危山下牵着手,画面写意出“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无私奉献的爱

影片真实记述了樊锦诗的“择一事,终一生”,这也是众多莫高窟人无悔的选择。正如樊锦诗所言:“我忘不了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老一辈莫高窟人怀着对敦煌艺术的无限热爱和历史使命感,在大漠戈壁筚路蓝缕,开创了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基业,创立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成为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动力。”

影片深度挖掘了“莫高精神”形成的渊源。敦煌莫高窟人被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所吸引和折服,了解越深就越感到魅力无穷,探索的欲望就愈加强烈。樊锦诗说自己“对莫高窟,是高山仰止”。他们把自己当作敦煌的儿女、莫高窟忠实的守护者。

明知终其一生也无法穷尽莫高窟的奥秘,依然初心不改、笃行不辍,这种源自内心至诚至真的爱是无私的。片中,樊锦诗坦陈:“我这个人在生活上没有要求,一切顺其自然。”干着崇高的事业,过着普通的生活,平静自如,显现出她的自然与超脱,令观众肃然起敬。

影片最后,樊锦诗借常书鸿之言,向热爱敦煌、向往敦煌的后来者发出了深情的呼唤,“莫高窟一直在等待着必然来到它身边的人”。

